

# 無聲的深處

## 寫在《最後晚餐》重演的時候



香港話劇團在黑盒劇場演出的《最後晚餐》，沒有明星助陣，沒有歌舞串場，全劇只有一個場景，大部分時間人物只有二人，聊的也只是些絮絮叨叨、瑣瑣碎碎、反反覆覆的家常話。然而，自始至終，觀眾鴉雀無聲，劇終之後，停頓良久始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。究竟是什麼打動了這些見多識廣的觀眾？是什麼碰觸了他們內心深處潛隱的情感、讓他們深受感動或難以忘懷？

文：林克歡



### 最後晚餐

時間：9月13至16日，18至22日 晚上8時  
9月16日，22至23日 下午3時  
地點：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（上環文娛中心8樓）

劇中，女主人公林麗冰是一位年過四十的師奶，文化不高，相貌庸常，除了識煲老火湯外，別無所長。她遇人不淑，卻抱持一種嫁雞隨雞、隨遇而安的苟且態度。她無知到以為自殺能獲得大筆保險賠償金，糊塗到陪移情別戀、嗜賭成性的丈夫到澳門賭錢，結果人財兩空，只得將祖傳的唐樓居室抵押給了財務公司。她的兒子周國雄，七歲遭父親虐打，從此離家住到保良局。長大後當過各種低技能散工，生活朝不保夕。新近女友又別他而去，鬱鬱寡歡。然而就是這樣一對母子，在各自準備燒炭自殺之前，聚在一起吃了一頓「最後晚餐」，在無奈、怨恨、憤怒的齟齬中，不意碰擦出一絲絲親情與人性的微弱光芒。

### 小場景中的動人心魄

林麗冰是一位以往香港舞台上極少出現的角色。同是年過中年的師奶，她既不是熱衷於在網上聊天呻丈夫「無鬼用」、兒女「激氣事」的二十一世紀的中產師奶，也不是上一世紀七、八十年代牛頭角順嫂型的粗俗、巴渣的街市師奶。林麗冰是新時代的舊人物，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殘留的封建夫權家庭的犧牲品，自生自滅，無聲無息，與社會完全脫節。

這是一位毫無特色的、我們在菜市街角不難遇見的凡俗女子。然而要在舞台上呈現其毫無特色的特色，卻非易事。這需要演員在台詞的聲調、語氣、節奏和所有細小動作中拿捏得當與充盈飽滿的內在情感。扮演林麗冰的，是香港話劇團資深演員雷蘭。這是我所見過的她在舞台上塑造的最為出彩的

角色。全劇演來，不溫不火，情感內斂。在不顧兒子的反感，不厭其煩地勸說他搬來唐樓居住的近乎癡頑的執著中，在兒子發瘋掃落一桌飯菜之後忙不迭地收拾殘局的歡欣與包容中，甚至在數落薄情寡義的丈夫該被毒死、被雷公劈死、被夾手夾腳推落街……一連串有口無心的詛咒中，在在讓人感受到她那愚頑、執拗中的質直、純樸，悲傷、怨誓中的寬厚、善良。無論現實如何嚴酷無情，不管往事如何不堪回首，兒子始終是她決意辭別人世之前唯一的牽掛。有牽掛，有溫情，也就有眷戀。

同樣感人的是兒子周國雄，面對生命的枯窘，在拋卻了許多對現實的迷戀之後，仍有所不捨。當他提着林麗冰準備燒炭自殺的炭包，從廚房徑直走到廳堂，久久不發一言地凝視着他的母親，與地獄只隔一步之遙的周國雄，要死命阻止母親邁向黑暗的深淵。這無聲的一刻，動人心魄，融涵着太多的未曾訴說、無從訴說的深情話語。對觀眾而言，此時此刻，無論是當下的震撼，還是形而上的追問，都溢出戲劇場景之外。

### 平實描摹生活的悲情

《最後晚餐》的編導者鄭國偉、方俊傑，均是出道未久的戲劇人。如何遊走於虛實之間，如何在言說與沉默之間做出微妙的安排，容或不那麼熟練，不那麼老辣。然而他們自有自己獨特的視角與敏銳。他們將目光投向有意無意被忽略、被遺忘、被

邊緣化的人群，展現一個我們置身其間卻習焉不察的沉默的世界。一種和平年代卻並不和平的生存環境，一種歷歷在目的充斥於性別、婚姻、家庭的可見與隱性的暴力，一種大肆揮霍的富足社會的精神貧困，而這正是花團錦簇、燈紅酒綠的東方之珠背後的景色。

頗值得讚許的是，年輕的編導者摒棄了以往大多數描摹本土生活的通俗劇的浪漫煽情，也不賞識新老左翼戲劇家倫理上的焦慮。他們只是平實、不動聲色地狀寫被甩出生活軌道者的不幸、悲哀與無助。他們無意提供救世良方，也不以虛幻的美好結局愚弄觀眾。他們以平靜的敘述，攪亂我們平靜的心境。我們坐在劇場裡，自然明白這一切只不過是編導者創造性的虛構，然而卻未必沒有現實的對應物。我們的不平靜，甚至可以說與居高臨下的人道同情或貴族式的憐憫無關。喜歡林麗冰也好，不喜歡林麗冰也罷，你都明白這個站在你面前一個半小時的女人和她的痛楚，關乎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過度成熟的城市結構性的痼疾。

在易卜生《玩偶之家》一劇的結尾，劇場裡迴盪着娜拉離家出走時那一聲沉重的撞門聲。正像魯迅先生曾經發問的：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？《最後晚餐》的劇名，可以說是普通的直敘，也可以說是暗含嘲弄的反諷。編導者將問題留給自己、也留給觀眾一齊去思考：「最後的晚餐」未必是「最後」，林麗冰和他們的子女將如何生活下去呢？

## 敢觀舞台

文：梁偉詩

本欄隔周見報，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## 小舞台大世界——台北藝術節和台北音樂傳記Legacy

赴台一周，原意是為了第十四屆台北藝術節，因利乘便又順道成為華山文化創意園區Legacy和台北小巨蛋的座上客，之後還一口氣看了達利和克里姆特的藝術展覽，這裡，先談台北藝術節和Legacy。本屆台北藝術節招徠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藝團，包括歐洲、日本和香港



《放屁蟲》台北藝術節提供

等不同类型的表演藝術。其中日本岡崎劇場帶來的《放屁蟲》，藉着劇場演出探討311大地震後的日本，最為耐人尋味。岡崎劇場的年輕導演神里雄大，從空間的橫向和時間的縱向思考311，《放屁蟲》的格局卻儼然把日本放置在危機和創傷中。《放屁蟲》在去年的東京國際藝術節中名為《不斷膨脹紅與黑的半球體》，指向十九世紀美國伊利安那州的半球體傳說，半球體如何把周邊的東西都吸進去，不斷膨脹。《放屁蟲》就是從這個意象出發，想像日本人因為災難而大量移民海外，結果日本卻成了空殼子，必須吸納外來移民，於是日本外來移民到了2033年達總人口的60%，嚴重威脅到整個日本的生存問題。《放屁蟲》固然觸及日本自二戰戰敗、簽訂「美日安保條約」後的畸形美日關係，同時亦折射了移民城市——如東京、香港——種種身份認同問題。

《放屁蟲》從一對移民父子的生活點滴說起，舞台上堆滿膠樽和回收物料，把城市形塑為黑暗、冷冰、絕望。演員以不斷重複的誇張身體動作如挖鼻孔、抓屁股、放屁、抓蟲子等，突顯出一種文化的匱乏狀態。然後，父子倆在垃圾堆裡挖出一頭牛屎，再把牠懸掛在舞台後方的黑布幕的正中央，如鐘擺般左右搖晃，每隔一段時間，空間裡就會發出某種不安的聲響。原來那頭牛恰恰象徵着日本「原住民」，意謂外地移民大量湧入日本後，「原住民」逐漸變成異類，被餵飼被邊緣化被吃掉，即如歐美澳紐各國的「原住民」命運。想當然的是，《放屁蟲》指涉了「美日安保條約」後，美日微妙關係演變成種種地域性的社會問題，如沖繩駐（美）軍後禍患無窮，「原住民」在自己主場卻受盡屈辱。因此《放屁蟲》大量出現演員以四肢爬行象徵牲畜的動作體態，牛看電視螢幕的草原當作置身其中，牛被毒藥餵飼等荒誕場景。換句話說，「原住民」（牛）變成行屍走肉，只象徵式出現在牛丼飯上，《放屁蟲》就是通過一系列身體動作如枯燥的性愛關係，挖掘生命體非生命化的最後剩餘。於是那對移民父子，隨着新移民增加「原住民」的消滅，他們也彷彿割地為王，主客顛倒了。

因此很容易理解，《放屁蟲》中對小野洋子和約

翰連儂的諷笑，歐美「侵略者」所宣揚的和平博愛總是隔靴搔癢。當然，全劇實質以日本外來移民到了2033年極度膨脹為設想的基點，參照歐美澳紐乃至日本台灣的「原住民」經驗，演繹出極端的族群關係。以戲論戲，單從《放屁蟲》的演出卻很難傳達這種思想，神里雄大在劇場中的提示前提的語言指示亦不多，若非在水源劇場場外看過本事，的確難以明其所以。

### 樂醉Legacy

至於華山文創區的「台北音樂傳記—Legacy」，自三年前成立至今，已成為不少台港樂迷的心頭好。從某個程度上來說，Legacy在台北樂迷和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的展演空間外，實現了較適合創作型和Indie歌手開唱的中型音樂表演場地，與享負盛名的台北「大小河岸」可謂一時瑜亮。今回在觀眾人數約1000人的Legacy，聽賞了上海歌手李泉的《天才與塵埃》巡演，和台灣傳奇萬芳的《原來我們都是愛着的》音樂會，近距離親身體現個性化歌手的氣場，如李泉的《天才與塵埃》簡直就是一場知音聽賞會。

以歌會友，說起來好像很簡單，而李泉《天才與塵埃》巡演原是一次創作總集的梳理和前瞻。Legacy刻意把觀眾席布置成一桌桌bar table模樣，大家都彷彿可以啣着微醺沉醉於歌曲中，一連串的新曲大有Bossa Nova的巴西森巴舞曲和美國酷派爵士混合的「新派爵士樂」風格。足證當很多朋友對李泉的記憶還停留在〈走鋼索的人〉時，李泉已走過

《我要我要我們在一起》、〈眼色〉等大放異彩的創作之路，展示出新曲〈天才與塵埃〉等的達觀自省。自彈自唱的樂器音階、和弦轉換的行進方式變幻莫測，從強調新曲的「舒服」到回顧舊作的「痛苦」，李泉這創作品牌已從迷幻幻鑽自我，走到簡潔輕軟又和煦開闊。

萬芳的《原來我們都是愛着的》音樂會，則是一場「萬芳的音樂故事」總匯，沒有經典〈新不了情〉、〈割愛〉、〈不換〉，唱來卻是一首首伸向情感世界的敏感觸鬚——〈原來我們都是愛着的〉談父女拉鋸的背後，其實是愛與被愛的渴望。〈阿茲海默〉談記憶與痛苦之間辯證關係，舞台投影更換上了中國水墨畫的字與留白，從阿茲海默的病史、詞意的古典美，娓娓道來被遺忘、當愛已成前塵的痛楚，當中提琴、小提琴烘托出如浪潮般的層層情緒，催人淚下。〈我只想安靜的獨自跳完一支舞〉寫無能為力的關係，包括伴侶父母，彼此相依但最後無力逃脫卻精疲力盡。用萬芳的話來說，便是傷口與兇器緊緊密合、互為因果，堪稱全場最庸常又最暴烈的歌曲和演繹，同時亦把Legacy歌手「唱氣團」而非「唱人數」的精神發揮到極致。

走筆至此，還是沒法把這一趟的台北敢觀舞台之旅說完。其實，不管是一年一度的台北藝術節還是每周開唱的Legacy，都在在展示了台北表演藝術的不同可能性。如果還有閒暇，不妨再探探嶺街小劇場和剝皮寮的視藝空間，你會發現食玩喪買以外的台北。